

ZHONGGUO WENXUE DE
XIANDAIHUA LICHENG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

——20 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四次潮流与发展概观

何 休 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何 休 著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

——20 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
四次潮流与发展概观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康莉蓉

封面设计:刘 炜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

——20 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四次潮流与发展概观

何 休 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 北碚)

重庆电力印刷厂 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 字数:426千

1997年12月 第1版 1997年12月 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000

ISBN 7-5621-1824-8/I·104

定价:28.00 元

贈母校

中國社科院研究院

圖書館 存正

何休

1998.5.28.

内容提要

本书立于 20 世纪末的历史高度和中国新文学研究的前沿,分析论述了在 20 世纪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环境下,自本世纪一开始的中国文学是如何面向世界、面向大众、走向现代化的。作者从文学思潮与文学创作发展的内部规律,重新考察和勾勒了 20 世纪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深入论述了其先后掀起的四次文学大潮及其引出的发展阶段各自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生动地剖析了 20 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统一体中文学思潮和创作面貌发展中的矛盾运动及其总的特征。从而突破了习常的所谓“晚清近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的传统文学发展史的理论框架,确立了 20 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整体观及其文学思潮发展阶段论,更真切地揭示了 20 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及其经验教训。观点新颖,分析透辟,论述翔实,为重写 20 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写下了值得注意的一笔,具有突出的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本书可供文学批评与研究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高等院校师生和一般文学爱好者研究参考,或作中文系高年级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选修课教材。

引论——世纪末的回顾

一、20 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产生和发展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环境

中国和整个世界人类的 20 世纪，在极其富于戏剧性的巨大、复杂的变化中，眼看就要过去了。

这个世纪的富于戏剧性的巨大变化的历史生动地显示出：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深刻的危机固然为革命理想的更生及其不断的实践提供了依据，革命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革命发生以后，革命并非能一劳永逸地保持下去，或朝着一个拟定的方向一直往下走。事实上，虽然革命、政治、理想这些上层建筑孕育于社会经济基础，在与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时期内有其发展的势头，影响于整个社会生活，但它们毕竟只是第二性的东西，社会经济及其生产力的发展才是社会生活中第一性的、最根本最活跃的因素，即决定性的因素。物质、经济、科学技术——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比起“第二性”的精神、政治、军事斗争——乌托邦理想——的力量来，毕竟要强大得多。前者在其不断的发展中，最终要支配后者，决定后者，冲破后者织就的过时的网罗；后者在其相对的发展中，倘若不能解放前者，就必然受制于前者，不得不服从前者不断向前发展的实际要求，而对自身加以调整、改革与修正，若其不然，便会由生产力与经济发展的要求而引起对于旧的“革命”与“政治”的新的革命。

那么，究竟什么是路？还可以由智者构画未来社会的蓝图么？

路，可以由政治家、理想家构画在纸上。这叫做“理想”，叫做

“主义”，叫做活得有目标，叫做心中有数。这是人的一种主意，没有主意的生活是盲目的生活，有了主意，人才过得快活，过得充实，有意思。但是人们却不能完全照着预先画在纸上的路线走，途中会遇到种种意想不到的复杂情况：沟壑与沼泽，激流与险滩，以至突然风暴与地火喷发，天塌地陷……便不能不对前进的路线进行调整与修改。路终究是人们走出来的，它只能用实践来回答，来完成。地球人类 20 世纪所走过的道路，就很能生动地说明这个问题。

为了更好地认清前进的道路，更好地行走，回顾是十分必要的工作。何况正值这个世纪的末尾，回首这个世纪人们所走过的道路，从中得出有益的结论——无论经验，或是教训，这正是人们所希求的、十分自然的事情。

作为文学史研究工作者，现在来回首这 20 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演变，宏观地审视它的来龙去脉，从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高度来看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特点及其发展变化的基本脉络与规律，而加以正确的符合规律的阐述，这实在是很有必要、很有意义的事情。历史是一条在无限时空（姑且突破地球的有限时空而论历史）中的永恒河流，我们虽然只取其一段来加以考察、研究，然而在审视与研究中，我们不但可以看清楚它的前源和沿途的风景，欣赏其佳景妙趣，一面思考、总结其于我们今天有益的经验教训，而且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预知它继续前进的流向——这自然是一件非常令人愉快的事情。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是在怎样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环境下产生和发展的？

就整个世界人类而言，20 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人们普遍地从大战中获得了极其深刻的教训。各国人民为战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战争的发动者也并没有从战争中得到丝毫好处。此其一。其二，20 世纪还经历了自俄国十月革命以来一系列国

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试验，以及在这一试验中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经历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分裂和解体，以及前苏联的解体 and 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发生裂变的过程。其三，20 世纪还特别经历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同民族独立、民族解放运动的生死较量，这一较量的令人鼓舞的结果是：到本世纪末，世界上殖民主义的残余（不管其为何种形式）将全部铲除干净，世界各民族都将获得其生存、发展和谋求社会进步的平等权利。其四，对于现代世界影响更大的，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 60 年代以来，在发达国家兴起的高科技革命及其带来的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高科技革命和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发展令人意想不到地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影响及于全世界，大大地加速了现代世界一体化的进程。通过以上各种力量的剧烈冲突和历史的检验，到本世纪末，世界上不管何种形式的殖民主义残余和封建的残余都将全部铲除干净；民族独立、社会进步、科技革命与经济发展已成为全世界普遍的趋势和事实，各国、各民族之间互惠互利的交往、交流和共同维护地球人类的生存环境与共同利益，已成为发展水平不同的各国有明智、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普通民众大体一致的认识与行为的共同准则，从而大大地加快了现代世界一体化和整个世界经济、技术发展的进程。当今世界，再也没有一片土地是与世隔绝的。不仅冰封的南极、北极，已是各国探险者和科学考察工作者常来常往的地方，月球、火星也已经不是拒绝接受地球访问者的神秘之地。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密切而不可分离，尽管其发展水平仍有很大差距，这差距便意味着存在的矛盾，而个别地区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甚至还相当激烈和尖锐，并正在酿成剧烈的冲突，以至流血而造成局部的、暂时的破坏，但全人类所意识到的共同利益还是很多，矛盾的解决与各国、各民族的协调发展将是最终的必然趋势。总而言之，20 世纪是全人类普遍走向现代社会、现代世

界的新世纪,这种总体趋势不能不影响着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的发展,包括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

就 20 世纪的中国而言,则有如一条受尽宰割与创伤而跃然惊起的巨龙,以其极大的魄力和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结束了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冲破了落后腐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一跃而进入世界现代社会之林,与世界先进、发达国家平等驰骋。这中间,尽管经历了从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再到“改革”、“开放”、建设“四化”的曲折过程,但这一总的趋势却是十分鲜明、突出的。这既是 20 世纪世界潮流猛烈冲击、影响的结果,更是中国人民觉醒、奋斗的伟绩。在世界的东方,一个土地辽阔、人口众多、有着最悠久的历史文明的中华民族的勃然奋起,一个文明古国从衰微中新生,不仅为全世界注目,而且特别给亚、非、拉广大的被压迫国家和被压迫民族以巨大的鼓舞,给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以沉重的打击。新中国的诞生及其社会的变迁与发展,不仅为世界所关注,并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进步作用与影响。20 世纪的中国文学,作为中国 20 世纪现代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或表现,作为面向时代、面向世界的开放的文学,自然与此前的中国古典文学有着截然不同的面貌,它使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20 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阶段。

总之,在 20 世纪中国现代文学这一新的发展阶段中,中国现代文学所反映、所表现的中国社会已不再是一个停滞、陈旧的封闭的社会,其发展势必要同整个世界的发展取得某种同一性;中国现代文学所反映、所表现的中国与世界人类的大背景,以及反映或表现这种社会背景的文学观念、作家队伍及其创作面貌(从作品的思想内容、精神品格到作品的语言、形式与艺术风格等)都发生了极大的深刻的变化,从而使已有三千多年灿烂历史的中国古典文学(这一概念尚未包括中国远古神话、传说等史前文学),不能不发生

向中国现代文学迅速发展的革命性转化。

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在 20 世纪的世界和中国的广阔背景下所发生的这一变化，乃是 20 世纪中国伟大的社会变革的一部分——然而却又是其具有审美价值的特殊的一部分。

二、20 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之兴起和发展的突出特点

在中国古典文学急剧转化为中国现代文学，并得以在现代社会中蓬勃发展的这一阶段中，作为社会思潮之一的文学思潮，在内育、外激的双重作用下，风起云涌，一浪接一浪，并且逐一扩散开来，直接影响于整个 20 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作家队伍的集结和文学创作的发展面貌，并使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来。要而言之，在 20 世纪这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现代文学通过剧烈的文学思潮的冲击、演变和曲折发展的道路，便造就了继先秦文学、唐宋文学和元明清文学之后，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第四次最为丰富多彩和辉煌灿烂的黄金时代与繁荣局面，产生了许多面向世界而又富有中国特色的杰出作家作品，从而使中国文学自唐宋以后又开始了与同时代世界文学进行对话、交流的历史进程。这一变化和进程，不能不说是伟大的、令人鼓舞的。

进入 20 世纪以后，由传统儒学思想及其统制的稳固性而导致的停滞了数百年的中国历史，这才由于新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外来势力与世界新思潮的巨大冲击，再不能照老样子维持下去而迅速加快了步伐。作为社会晴雨表的文学思潮和感应神经的文学，在新的 20 世纪便不能不特别敏感地发生变化。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便从上个世纪的类似于欧洲“中世纪文学”（15 世纪）和欧

洲“古典主义文学”(17世纪)的中国古典文学,一跃而发展成为富有20世纪现代精神的中国现代文学。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过渡、发展的快速和猛烈。这期间,中国文学没有经历像欧洲“文艺复兴”、“启蒙主义”、“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等先后兴起的文学思潮所经历的那样长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些具有人文主义精神和启蒙思想色彩的欧洲近四百年来的文学思潮,却在20世纪前30年的中国文坛同时地集中地表现出来,就像放快速影片似的一晃而过,然后就汇聚成为30年代以后革命现实主义的文学主潮,从30年代至40年代一直发展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50年代至60年代。而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直接与世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其产生于19世纪后半期的法国,发展于20世纪,几乎笼罩了整个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文坛)相呼应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则明显发育不全,只是作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潮流的似是而非的影子,时起时落地表现出来——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李金发为代表的“早期象征派诗歌”,洪深、高长虹、白薇等人的表现主义、象征主义、荒诞派戏剧,到30年代以戴望舒、林庚、施蛰存、何其芳、卞之琳为代表的“现代派诗歌”和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等人的“新感觉派小说”,再到40年代末期的“中国新诗派”(即后来被称为“九叶诗人”的诗歌团体)的诗歌创作,就是这一影子流动的过程——但也多少具有一种中西融通的色彩和现代主义的性质。到80年代,中国在大规模的改革、开放、现代科技革命和新兴的市场经济浪潮洪水般迅猛冲击的背景下,中国文坛始有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直接呼应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滥觞——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自50年代以来隐没了三十余年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才又接上了“茬儿”。然而必须明确的是: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即由于中国的社会现实正面临着在贫穷落后的经济、技术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的巨大改造与建设任务,以及文学上与争取实现这一任务相适应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的力量之强大,中

国的现代主义文学终于不能成为 20 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而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却融合、借鉴了现代主义的某些精神与表现手法,便沿着多样化的方向有了更加丰富多彩的发展,依然显示着蓬勃生机。这样便形成了 20 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全面成熟与全面繁荣期,形成了各种文学流派、创作方法多元、开放、互补、互融的文学格局。这便是 20 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勃然兴起和发展中的突出特点,亦即 20 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国特色——亦如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一样。

为什么中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文学,特别是现实主义文学有那么强大的生命力,能不断地吸取新的时代精神而得以长久不衰的发展,现代主义文学却始终发展不充分?原因很简单,这是中国的国情使然。中国没有经历欧美发达国家那样长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就从落后的封建主义社会一跃而跨进了现代社会之门——尽管接受着现代社会的观念和意识,接受着世界的新思潮而思与世界先进国家齐头并进,然而经济基础毕竟还相当落后,生产力发展水平还相当落后,对于物质文明的追求毕竟还是首要的追求;这是同西方文学精神很不相同的,同现代主义文学精神是很不一致的。在中国,即使到 80 年代以后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直到 90 年代和本世纪末,在现代都市和相对落后的广大乡村之间,在开始繁华的沿海地区和广大落后的中、西部和边疆地区之间,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还很不平衡,从整个国家的大局和大势来看,还需要用好几十年——至少半个世纪的时间——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大力进行物质文明建设。在中国,不是社会物质文明发展过剩了,压迫了精神文明,而是社会物质文明发展还很不充分,民主意识与民主、法制建设还有待健全。这种基于物质基础的包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两个方面的与西方世界的巨大差距,是客观存在着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自然要反映社会的存在;因而,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精神很难在中国的现实找到它生根、发展的土

壤。能在20世纪中国的土壤中茁壮成长、发展的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只能是开放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中国受西方影响而产生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大多只是着意于模仿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结构、表现手法而已——虽然表现形式是现代主义的,其内容与本质(精神)却多是现实主义的,甚至是严格的现实主义的。

三、从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整体观及其 四次潮流,看传统新文学史著划分 “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偏颇

在本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纵观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不仅可以看到它不同于上个世纪的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而且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其面向现代、面向世界、面向大众而走向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从文学思潮到作家作品的面貌都分明经历了四个大的发展阶段——先后掀起过四次大的文学潮流,由此推动着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演变,终至全面成熟与繁荣。

其第一阶段为20世纪初叶的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启蒙主义文学潮流及其引出的发展阶段,是为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序曲”。这便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变法维新、救亡图存与20世纪初叶资产阶级辛亥革命的政治斗争的背景下,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开民智”、“醒国魂”、“壮民气”——服务于政治变革的需要——所掀起、所发展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启蒙主义文学运动。这一运动在所谓“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界革命”的口号下,在一定程度上冲击

和革新了传统的文学观念,出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萌芽,产生了诸如黄遵宪、梁启超、夏尊佑、蒋智由、谭嗣同、丘逢甲等一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诗人,梁启超、康有为、严复、谭嗣同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散文家,吴沃尧、李伯元、曾朴等一批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小说家,以及严复、林纾、徐念慈等一批杰出的改良主义翻译家。资产阶级革命派步其后尘,推波助澜,又产生了诸如孙中山、章太炎、陈天华、秋瑾、柳亚子、苏曼殊、马君武、周氏兄弟等一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宣传家、诗人、小说家或西方民主主义文学思潮及其作家作品译介家,以及曾孝谷、李叔同、任天知、欧阳予倩等开展新剧运动的戏剧家,从而使中国文学在20世纪初叶第一次出现了面向时代、面向世界的新气象,使有着三千多年发展历史而进入明清以后数百年来久已显得陈滞的中国古典文学,自此面貌一新。但是,由于幼稚而弱小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时代的局限性,依仗着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的旧文坛传统势力和习惯势力还相当强大,所以20世纪初叶的中国文学无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都还呈现着古典文学向中国现代文学过渡的性质和面貌。真正完全意义的中国现代文学还并未正式诞生,有的只是萌芽,谓之“序曲”可也。

其第二阶段为“五四”新文学潮流及其引出的文学发展阶段,是为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这出大戏的正式开场和有声有色的上演。这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背景下,作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新的思想文化革命之重要组成部分而为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陈独秀们所带头掀起的“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并由这一运动的开展和创作实践所掀起的“五四”新文学潮流。这一文学潮流兴起于“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在20年代波澜壮阔地发展开来,在30年代进一步取得创作丰收,一直发展到40年代的国统区文学为止,而以“九叶诗派”诗人们的创作为其收尾。“五四”新文学潮流是在本世纪初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启蒙

主义文学潮流业已奠定的基础上，吸取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以“拥护民主”、“拥护科学”为旗帜，在“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①和“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个性的文学”^②的有力口号下，集合起浩浩荡荡的新文学队伍，向着封建的旧文化、旧政治、旧伦理及其藏污纳垢的旧文学发起猛烈的攻击，其锋芒所指，皆所向披靡，显示出中国现代文学全新的气象和巨大的威力。“五四”新文学潮流以“文学革命”为先锋，以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的新文学社团和新文学刊物为主要队伍与主要阵地，在其兴起和发展中，大力张扬科学、民主，张扬人道主义（“人的文学”）、平民主义（“平民文学”）、个性主义（“个性的文学”）的文学精神，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同追求文学的现代化——反对陈腐僵死的封建旧文学及其陈词滥调（文言文）——结合起来，面向新时代，迎着世界八面来风，在自己的现实土地上开创了一代从思想内容到语言形式都全新的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诸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叶绍钧、茅盾、冰心、朱自清、闻一多、徐志摩、田汉、洪深、曹禺、夏衍、巴金、老舍、张天翼、艾芜、沙汀、沈从文、戴望舒、何其芳、臧克家、艾青、田间、阳翰笙、陈白尘、吴祖光、钱钟书、路翎和以“九叶诗人”为结尾的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新文学作家、戏剧家和诗人，实现了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从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的伟大转变。“五四”新文学不仅有着丰富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而且通过潜移默化的教育感染的方式启发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有力地帮助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争取人民民主和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积累了极其宝贵而丰富的创作理论与创作经验。但由于民主革命政治斗争的结束和新中国历史的开始，“五四”新文学潮流没有彻底

①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② 周作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个性文学》三篇著名论文。

完成其在思想文化领域批判封建主义的历史使命，就宣告结束了。

其第三阶段为1942年在“解放区”开始的“工农兵文学运动”所掀起的“工农兵文学潮流”及其引出的文学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从1942年的“解放区”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后扩大到除台港澳之外的全国范围，一直延续到“文革”和“文革”结束后的头两年，是为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与曲折阶段。这一新的“工农兵文学潮流”是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为了使文学更加紧密地服从政治军事斗争的需要，以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发表的著名讲话（简称《延讲》）为理论纲领和政策规范，首先从“解放区”兴起的。它是在“五四”新文学的基础上，进一步要求新文学同工农兵群众的革命斗争相结合，“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使新文学更加紧密地为革命政治服务——为正在进行殊死搏斗的民族民主解放斗争服务，“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同敌人作斗争”，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由此便产生了“从属政治”和“政治标准第一”，作家只能做“工农兵的代言人”的文学观念，产生了赵树理、周立波、丁玲、柳青、孙犁、马烽、贺敬之、张志民、李季、郭小川、李瑛、闻捷、李准、王汶石、茹志娟、梁斌、罗广斌、曲波、吴强、冯德英、浩然、魏巍、刘白羽、吴伯箫、杨朔等一批紧密地为工农兵和革命斗争服务的小说家、诗人和散文家，从而使中国现代文学在“五四”新文学的基础上，向着更加革命化、大众化的方向突进了一步，其优秀的作家作品还有了新的民族化大众化的语言艺术风格。但与此同时，由于作家创作主体性的失落和文学本体性的削弱，即便是优秀的“工农兵文学”创作（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等），其面向世界的开放性、文学表现的多元性和作家个人风格的多样性，较之“五四”新文学都大大地削弱了。特别是在5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政治与文学上的极左思潮的盛行，在贯

彻《延讲》精神、实践“工农兵文学”方针的过程中，作家的主体性和文学的本体性逐渐丧失和受到严格的约束，于是“工农兵文学”就从“从属于政治”的文学、“政治标准第一”的文学，逐渐蜕变为单纯的“政治文学”（政治标准唯一的文学），以至丧失了文学特有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及至“文革”疯起，政治阴谋家又进一步使“政治文学”堕落蜕变为为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的“阴谋文学”。至此，“工农兵文学”便再也无法继续“发展”下去了。粉粹“四人帮”以后头两年那些揭批和声讨“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文学作品（诗歌、戏剧、散文），虽然恢复了“工农兵文学”的本来面目，政治又回归了人民的本位，但是，这种依然“从属于政治”的文学，不但文学本身的审美价值难以得到理论与创作上的保障，一旦“政治”又发生位移，则依然难保不会重蹈“政治文学”滑向“阴谋文学”的覆辙。“工农兵文学潮流”及其发展与流变中的经验和教训，是值得人们认真地总结和深深地吸取的。

大约与此同一时期，台湾文学则经历了光复后的人生文学（1945年～1949年），50年代的“反共文学”，60年代的怀乡文学、飘流文学和横向移植的现代主义文学，到70年代的乡土文学和新女性主义文学的勃兴这样一个发展过程。进入80年代以后，台湾文学形成了多种主题风格、多种文学流派、多种创作方法同时并存，各显风姿的多元化、无主潮的发展格局，始与中国大陆文学发展的态势逐渐一致起来。而海峡两岸的经济交往和文学交流，在彼此隔绝了三十余年以后，才因彼此往来关系的“解冻”，而正式开始了。这种发展态势，无疑有利于两岸的和平统一大业。

其第四阶段为“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文学潮流”及其引出的发展阶段——从70年代末期掀起的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始，经过80年代文学新潮的不断涌起，直到90年代本世纪末各种新潮的大融合，这便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高潮和尾声。这一文学潮流是在整个世界已进入高科技革命时代，大大加速了科技进